

三國志通俗演義

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七

目錄

曹操倉亭破袁紹

劉玄德敗走荊州

袁譚袁尚爭冀州

曹操決水滄冀州

曹操引兵取壺關

郭嘉遺計定遼東

劉玄德襄陽赴會

玄德躍馬跳檀溪

劉玄德遇司馬徽

玄德新野遇徐庶

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七

晉平陽侯陳壽史傳

後學羅本貫中編次

曹操倉亭破袁紹

却說沮授被執。曹操待以上賓。授但求死。義不肯屈。放於軍中。盜馬欲歸。操恐為後患。殺之。而後甚悔。親自設祭。遂與建墳於黃河渡口。立碑曰。忠烈沮君之墓。操乘袁紹之敗。整頓軍馬。迤邐追襲。冀州城邑。聞操大破袁紹。

盡皆膽裂。詣軍前投降。操皆撫慰之。却說袁紹幅巾單衣。引八百餘騎。至黎陽北岸。有大將蔣義渠。出寨迎接。紹以心腹事盡訴與義渠。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。衆聞紹在。又皆蟻聚。軍威復振。議還冀州。軍行之次。夜宿荒山。紹夜聞哭聲。遂私往聽之。軍皆訴說喪兄失弟。亡伴去親者。不可計數。都捶胸而哭曰。若聽田豐之言。我等怎遭此苦也。紹大悔曰。吾不聽田豐之言。兵敗將亡。吾今回去。有何面

目而見田豐耶。次日上馬。正行之間。逢紀引軍來接。紹對逢紀曰。吾不聽田豐之言。致有此敗。吾今歸去。羞見此人。逢紀曰。豐在獄中。聞主公兵敗。撫掌大笑曰。果不出吾之料也。紹大怒曰。豎儒。怎敢笑吾。吾必殺之。逢紀又曰。田豐常對獄卒曰。袁本初再求我時。我却不用謀矣。逢紀累被田豐面折心中常恨至此因紹問故發譖言却說田豐在獄中。獄吏曰。與君賀萬全之喜。豐曰。何喜可賀。獄吏曰。袁將軍全師大敗而回。想

必見重於君也。豐咲曰。吾死矣。獄吏問曰。人皆為君喜。君何言死也。豐曰。袁將軍貌寬而內忌。不念忠誠。若勝而喜。猶能赦之。今戰敗則羞。吾不望生。獄吏未信。忽使人齎劍至。取田豐之首。獄吏方驚。乃具酒食與之。豐曰。吾知必死。願借利刀。獄吏皆不忍與之。衆人流淚。豐曰。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。不識其主而事之者。是無智也。不識嫌疑而進之者。是不明也。今日受死。夫何足惜。自刎於獄中。

鉅鹿田元皓。天姿邁等倫。周朝齊八士。殷
室配三仁。直諫干紇紹。忠心救兆民。堪嗟
牢內死。黃土蓋麒麟。

又有詩嘆紇紹云

昨朝沮授軍中失。今日田豐獄內亡。河北
棟梁皆拆斷。本初焉不喪家邦。

孫盛曰。觀田豐沮授之謀。雖良平何以過
之。故君貴審才。臣尚量主。君用忠良。則伯
王之業隆。臣奉闇后。則覆亡之禍至。存亡

榮辱常必由茲。豐知紹將敗。敗則已必死。甘冒虎口。以盡忠規。烈士之於所事。慮不存已。夫諸侯之臣。義有去就。况豐與紹。非純臣乎。詩云。逝將去汝。適彼樂土。言去亂邦。就有道可也。

田豐死於獄中。知者皆哭。袁紹回冀州。心煩意亂。不理政事。其妻劉氏。勸立後嗣。共掌軍權。紹所生三子。一甥。長子袁譚。字顯思。出守青州。次子袁熙。字顯奕。出守幽州。三子袁尚。

字顯甫。是紹後妻劉氏所生甥。高幹出守并州。袁尚生得形貌俊偉。紹甚愛之。劉氏常於紹前稱讚尚有才德。紹故留在身邊。自官渡兵敗之後。譚再往青州起兵。樊幹皆不在。劉氏勸紹立尚為後嗣。令掌軍馬。當初審配逢紀與袁尚為輔佐。辛評郭圖與袁譚為輔佐。四人各為其主。常有不足之心。當時袁紹與審逢郭辛四人商議曰。今吾命弱。吾立其後。為河北之主。長子譚。為人性剛好殺。雖然聰

明。事多躁暴。二子嬰善儒難成。三子尚有英雄之表。禮賢敬士。吾欲立之。汝意何如。郭圖進曰。昔日沮授曾諫主公。言猶在耳。授有言曰。世稱萬人爭逐一兔。一人獲之。貪者遂止。分定。故也。譚為其長。今居於外。此為亂之萌也。自古遷長立幼。家邦不定。廢嫡立庶。天下不安。今軍勢稍挫。曹操壓境。又使譚尚爭之。乃自取亂之道也。主公且宜理會拒敵之策。勿使家亂。袁紹不決。人報。袁嬰自幽州引兵。

六萬。前來助戰。高幹引兵五萬。自并州來。袁
譚引兵五萬。自青州來。紹喜。再整冀州人馬。
來戰曹操。此時操引得勝之兵。陳列於河上。
有土人。簞食壺漿。以迎王師。操見父老數人。
鬚髮盡白。皆拜於地。操請入帳中。賜坐。問之。
曰。老丈多少年紀。答曰。皆近百歲。操曰。吾軍
士驚擾汝鄉。何喜之。父老曰。桓帝時。有黃星
見於楚宋之分。彼遼東殷馗。善曉天文。夜宿
於此。對老漢等言。黃星見於乾象。正照此間。

後五十年。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。其鋒不可當。天下無敵矣。今以年紀之。整整五十年。素本初重歛於民。民皆生怨。丞相興仁義之兵。吊民伐罪。官渡一戰。破素紹百萬之衆。正應當時殷墟之言。兆民可望太平矣。操笑曰。如老丈所言。何以當之。取酒食絹帛以賜老人。號令三軍。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。如殺人之罪。於是軍民震服。操亦心中暗喜。人報素紹聚四州之兵。得二三十萬。前至倉亭。

地名

下寨。操提兵前進。下寨已定。次日。紹下戰書。操批回。日下決戰。使回見紹。兩軍擂鼓。各披掛上馬。布成陣勢。操引諸將出陣。喚紹答話。紹引三子。一甥。文官武將。擺於兩邊。操曰。計窮力盡。不思投降。只待刀臨項上。恐悔不及矣。紹大怒。回顧衆將曰。誰敢出馬。袁尚欲於父前耀武揚威。便舞雙刀飛馬出陣。來往奔馳。操指曰。此何人也。有識者答曰。此袁紹三子。袁尚也。言猶未畢。一將挺鎗早出。操視之。

乃徐晃部將史渙也。兩騎相交。不三合。尚撥
回馬刺斜而走。史渙趕來。袁尚拈弓搭箭。翻
身肯射。正中史渙左目。墜馬而死。袁紹見子
得勝。揮鞭一指。大隊人馬擁將過來。混戰。從
午至酉。各拆軍校。日暮分開。鳴金收軍還寨。
操與衆將商議破袁紹必勝之策。程昱獻十
面埋伏之計。可擒袁紹。令操退軍於河上。先
令軍十隊伏之。紹若追至河上。軍必死戰矣。
操然其計。左右各分五隊。左一隊夏侯惇。左

二隊張遼。左三隊李典。左四隊樂進。左五隊
夏侯淵。右一隊曹洪。右二隊張郃。右三隊徐
晃。右四隊于禁。右五隊高覽。中軍許褚為先
鋒。次日十隊先進。埋伏左右已定。操待半夜
令許褚引兵前進。偽作劫寨之勢。袁紹五寨
軍馬一齊俱起。許褚回軍便走。袁紹引軍趕
來。喊聲不絕。比及天明。趕至河上。曹操軍無
去路。操大呼曰。吾亦在此。諸軍何不死戰。軍
急回身。奮力向前。許褚飛馬當先。力斬十數

將衆皆大亂。素紹退軍急回。背後曹軍趕來。正行之間。一聲鼓響。左邊夏侯淵。右邊高覽。兩軍衝出。惡殺一陣。素紹聚三子一甥。死衝血路奔走。又行不到十里。左邊樂進。右邊于禁。肋下殺出一陣。殺得紹軍屍橫遍野。血流成渠。又行不到數里。左邊李典。右邊徐晃。兩軍截殺一陣。殺得素紹父子。膽喪心驚。奔入舊寨。令三軍造飯。方欲待食。左邊張遼。右邊張郃。透寨而入。紹慌上馬。前奔倉亭。人困馬

乏欲待歇息。後面曹操大軍趕來。袁紹捨命而走。正行之間。前面兩軍擺開。乃曹氏宗族。魏家枝葉。右壁廂曹洪。左壁廂夏侯惇。當住去路。紹大呼曰。若不決死戰。必為所擒也。奮力衝突。得脫重圍。袁瓌高幹皆被箭傷。紹連夜走百餘里方脫。所隨馬步人衆約有萬餘。大半皆自潰散。少半皆被殺戮。紹抱三子痛哭一場。不覺昏倒。衆人急救。紹口吐鮮血不止。紹曰。吾自歷戰數十場。未若官渡倉亭之

失乃天喪吾也。操必來追。汝等各回本州。大
起人馬。誓與曹賊以決雌雄。譚曰。青州兵糧
極多。兒請去再為整頓。紹教引辛評。郭圖。火
急隨素。譚前去理會。恐曹操犯境。令素熨再
回幽州。高幹再回并州。各去收拾人馬。以備
調用。素紹引素尚等入冀州養病。令尚與審
配。逢紀。暫領軍事。城中廣積糧草。準備曹操
兵來。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。重賞三軍。探察
冀州虛實。然後進取。細作探知。回報。紹卧病。

在床。素尚審配。緊守城池。素譚素襲。高幹皆
回本州。衆皆勸操可急攻之。操曰。冀州糧食
極廣。審配又有機謀。急未可拔。見今禾稼在
田。功又不成。枉廢民業。姑待秋成。取之未晚。
此是操買民心也。衆曰。若恤其民。必悞大事。操曰。民
為邦本。本固邦寧。若廢其民。縱得空城。有何
用哉。正持疑未決之間。忽報劉備在汝南。得
劉辟龔都數萬之衆。聽知丞相盡提軍馬。河
北出征。見今令劉辟守汝南。劉備乘虛引軍

來攻許昌也。少刻荀彧書到。亦言此事。操留曹洪屯兵河上。虛張聲勢。操自提大兵。望汝南來迎劉備。未知勝負如何。

劉玄德敗走荊州

曹操兵至冀州境界。嘆曰。吾起義兵。為天下除暴亂。舊鄉人民。死喪畧盡。終日不見所識。使吾感傷。况禾稼在田之時。不可擾動。權且罷兵。正值荀彧書到。說劉備欲攻許都。可速回軍迎之。操留曹洪屯兵河上。遂勒兵向東。

劉玄德探知曹操兵來近穰山五十里下寨。軍分三隊。於東南角上。雲長屯兵。西南角上。張飛屯兵。正南寨中。玄德。趙雲。人報曹操兵至。玄德鼓譟而出。操布成陣勢。叫玄德答話。玄德出馬於門旗下。操以鞭指而罵曰。吾待汝為上賓。汝何背義忘恩耶。玄德大怒曰。汝托名漢相。實為國賊。吾乃漢室宗親。故討反賊耳。操曰。吾奉天子明詔。四方招降討逆。汝敢亂言耶。玄德曰。汝詔乃虛誑之言。吾有天

子密旨在此。操曰：汝休托言。玄德遂念衣帶詔。操怒，教許褚出馬。玄德背後一將挺鎗出馬，乃常山趙子龍也。操指而言曰：此賊昔日偷過吾寨之人也。許褚、趙雲二將相交，三十合不分勝負。忽然東南角上喊聲大震，雲長引軍衝突而來。操欲分兵迎之。西南角上喊聲大舉，張飛領軍衝突而來。三處一齊掩殺。操軍遠來疲困，不能抵當，大敗而走。玄德領軍追二十里，方回。玄德得勝，大殺一陣，心中

甚喜。使人探聽。操兵退五六十里。玄德與衆人言曰。不意今番挫動操之銳氣也。雲長曰。未可輕視。操姦謀極多。恐必有計。玄德曰。此退。即怯戰也。玄德使趙雲搦戰。操兵旬日不出。玄德又使張飛搦戰。操兵亦不出。玄德愈疑。忽報龔都運糧至半途。被曹軍圍住。玄德急令張飛去救。流星馬又報。張遼引軍抄背後。遂取汝南。玄德曰。雲長所料是也。此間滯住吾兵。必使張遼攻取吾家基業矣。可宜速

救老小。急遣雲長救之。兩軍皆去。不半日。速報玄德曰。張遼打破汝南。劉辟棄城而走。雲長亦被圍住。玄德大驚。又報張飛去救龔都。也被圍住了。玄德要起。猶恐操兵後襲。小卒來報。許褚搦戰。趙雲欲出。玄德曰。不可出敵。存下氣力。今夜棄寨。望穰山而走。子龍拒住。不出。候至天晚。教軍士飽餐。步軍先出。馬軍隨後。寨中虛傳更點。玄德等出寨。約行數里。轉過土山。火把齊明。山頭上大呼曰。休教走。

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。四面火鼓喧天。山上曹操自呼。劉備快降。玄德慌尋走路。趙雲曰。主公勿憂。但跟臣來。趙雲挺鎗躍馬。殺開走路。玄德掣雙股劍。後隨。鏖戰之間。張遼忽至。與趙雲相戰。背後于禁赶到。玄德助戰。肋落中李典又到。玄德見勢危。落荒便走。聽得背後喊聲漸遠。玄德望山深僻路。單馬逃生。捱到天明。側首一彪軍撞出。玄德大驚。乃劉辟敗軍千餘騎。護送玄德老小皆到。劉辟引孫

乾簡雍。糜芳亦至。玄德問之。皆曰。張遼軍至。勢不可當。因此棄城而走。遼兵趕來。幸得雲長背後當住。因此得脫。玄德曰。二弟雲長。皆不知如何。劉辟曰。將軍且行。却又尋覓。行到數里。一聲鼓響。前面擁出一彪人馬。當先大將。乃張郃也。大叫劉備下馬受降。玄德方欲退後。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。背後一軍從山塢內擁出。乃高覽也。玄德兩頭無路。仰面大呼曰。天何使我受此窘極。功名不成。不如就

死。欲拔劍自刎。劉辟急止曰。容某死戰奪路救君。辟便來陣後。與高覽交鋒。戰不三合。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。玄德正慌。方欲自戰。高覽後軍忽然大亂。一將衝陣而來。鎗起處。高覽翻身落馬。刺高覽者。乃子龍也。玄德大喜。子龍縱馬挺鎗。殺散後隊。又來前軍。獨戰張郃。郃與子龍戰十餘合。氣力不加。撥馬便走。子龍乘勢衝殺張郃。郃又欲戰。子龍見郃兵守住山隘。路窄不得出。正奪路間。只見雲長。

關平。周倉引三百軍到。兩下夾攻。殺退張郃。救出隘口。占住山陰下寨。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。原來張飛比及去救龔都。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。飛與龔都去報讐。殺散夏侯淵。迺運趕去。被樂進。徐晃攔住。雲長路逢敗軍。尋蹤而去。殺退樂進。徐晃與飛同回。見玄德。人報曹軍大隊趕來。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。玄德與關。張。子龍在後。且戰且走。操見棄寨去遠。收軍不趕。玄德總無一千軍。取路

而走。前至一江。喚土人問之。乃漢江也。土人知是玄德。奉獻羊酒。乃聚飲於沙灘之上。玄德酒酣。乃發怒曰。諸君皆有王佐之才。不幸跟隨劉備。備之命窘累及諸君。今日上無片瓦。蓋頂下無置錐之地。誠恐有誤諸公。公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。共取功名富貴乎。衆皆掩面而哭。雲長曰。兄言差矣。某昔聞高祖共項羽同爭天下。數敗於羽。後九里山一戰。成功。而開四百年基業。某等與兄自破黃巾以

來。今近二十年。或勝或負。其志愈堅。何故。今日忽生變異。兄勿墮志。惹天下笑焉。玄德曰。吾聞主貴則臣榮。吾無履足之地。恐負公等。孫乾曰。使君之言未然。且人成敗有時。不可喪志。此離荊州不遠。劉景升乃當世之英雄。坐鎮九州。兵甲數十萬。糧草如山。積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。何不往投之。玄德曰。但恐不容耳。乾曰。景升據江漢之地。東連吳會。西通巴蜀。南近海隅。北接漢沔。君恐不容。乾願一

往。景升必出境而迎主公也。玄德大喜。便差孫乾先往荊州。到郡入見。禮畢。劉表問曰。汝從玄德。何至於此。乾曰。劉使君與明公皆漢室之胄。天下共知。今使君欲極力扶持社稷。但恨兵微將寡。汝南劉辟。龔都。素無親故。亦以死報之。使君新敗。欲往江東投孫仲謀。乾僭言曰。安可背親而向疎耶。荊州劉將軍當世之英雄。士之歸向。如水之投東。何況同宗乎。因此未敢擅便。先命乾拜白。以為進見之

堦表大喜曰。玄德吾弟也。久欲相會而不可得。吾坐鎮九州。豈不容一宗弟也。玄德見在何處。便差人遠接。蔡瑁譖曰。不可。不可。劉備心術不正。背義忘恩。先從呂布。後事曹公。近投袁紹。皆不克終。足可見其爲人也。今若納之。必惹曹公加兵。使九州生靈不安。不如斬乾首以獻曹公。曹公必重待主公也。孫乾正色言曰。吾非懼死之人也。劉使君雖事三人。皆非其交。布乃殺父之徒。操誠欺君之賊。袁

紹不納忠言。損害賢良。似此等輩。安可共論
仁義之道。劉使君赤心報國。言必有信。忠孝
兩全之士。豈肯屈身於俗子之下哉。今聞劉
將軍。漢朝苗裔。宗族之兄。寬洪大度。敬老尊
賢。愛民惜物。乃當世之英雄。故千里而投之。
爾何獻讒言而嫉賢妬能耶。劉表聞之。用言
叱退蔡瑁。曰。吾主持已定。汝勿多言。蔡瑁羞
慚滿面而退。表問玄德何處。乾曰。見在江口。
表曰。吾自出廓迎之。使乾與人先往。表出廓

三十里迎接。玄德見表，拜伏甚恭。表泣訴親情，待之甚厚。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。表同入荊州，尋宅院居住。已定連日筵宴，叙說前事。蔡瑁雖懷不足，安敢形於顏色。玄德到荊州時，建安六年秋九月也。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，操欲就攻之。程昱諫曰：「袁紹未除，而一旦便下荊襄，倘袁紹從北而起，兩下夾攻，劉表有劉備之助，袁紹有三子之力，則大事去矣。不如還兵許都，少養軍。」

士之力。待凍消春暖。引兵向北。先破袁紹。回得勝之師。來攻荆襄。南北之利。易如反掌。操曰。善。遂提兵回許都。時建安七年春正月也。曹操商議興師。先差夏侯惇。滿寵。鎮守汝南。以拒劉表之勢。遂留曹仁。荀彧。守許都。盡撥軍馬。前赴官渡。却說袁紹。自舊歲感吐血症。候今經漸可。商議攻許都之策。審配諫曰。自舊歲官渡倉亭之敗。軍心未振。尚當深溝高壘。可以養軍民之力。忽報曹操進兵官渡。來

攻冀州。紹曰：「若候軍臨城下，將至壕邊，敵之未易。吾自領大將出迎。」素尚曰：「父親病體未痊，不可遠征。」兒願提兵前去迎敵。紹許之，遂使人往青州取素譚。幽州取素瓌，并州取高幹。四路同破曹操，未知勝負如何。

素譚素尚爭冀州

素尚自斬史渙之後，意氣自負，欲於父前顯耀才能，不待素譚等兵至，自引兵數萬便出黎陽，與南軍前隊相迎。張遼當先出馬，素尚

血氣方剛。挺鎗躍馬。來與張遼交鋒。戰不三合。隔駕遮攔不住。大敗而走。張遼一掩。尚不能主張。急急引軍連夜回冀州。袁紹聞袁尚敗回。受那一驚。舊病又發。吐血一灘。昏倒在地。劉夫人慌救入後堂。漸漸不醒人事。劉夫人急請審配。逢紀商議後事。紹但以手指之。審配就床前寫遺書。劉夫人曰。袁尚可繼後嗣否。紹點頭。便教寫遺書。紹翻身大叫一聲。吐血斗餘而死。後有詩曰。

累世公卿立大名。少年天下自縱橫。空留
俊傑三千客。謾有英雄百萬兵。羊質虎皮
功莫說。鳳毛雞膽事難成。可憐一種傷心
病。繼迹相傳兩弟兄。

又詩曰

氣欲吞天志不高。有謀無斷豈英豪。圖王
霸業渾如夢。枉害傷心吐血勞。

論曰。袁紹初以豪俠得衆。遂懷雄霸之圖。
天下勝兵舉旗者。莫不假以為名。及臨場

決敵則悍夫爭命。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。
盛哉乎其所資也。韓非曰。俱剛而不和。復
過而好勝。嫡子輕而庶子重。斯之謂亡徵。
劉表道不相越。而欲卧收天運。擬舉三分。
其猶木偶之於人也。

時建安七年夏五月也。劉夫人舉喪。未及遷
葬。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殺之。恐陰魂於九
泉之下再與紹相見。髡其頭。刺其面。毀其屍。
妬其色如此。袁尚恐寵妾家屬為害。盡收而

殺之。審配逢紀。遂立袁尚為大司馬將軍。領冀青幽并四州牧。遣書報喪。袁譚已自發兵離青州。知得父死。遂與郭圖。辛評商議。圖曰。主公不在冀州。審配逢紀。必立袁顯甫為主矣。當速行。辛評曰。若速往。必遭大禍。審配逢紀。預定機謀矣。袁譚曰。若此。當何如。郭圖曰。可屯兵於城外。觀其動靜。其當親往以察之。譚令郭圖入冀州。見尚禮畢。尚問兄何不至。圖曰。在軍中抱小疾。不能相見。尚曰。吾受父

親遺書立我為主。加兄為車騎將軍。即目南軍壓境。請兄為前部。吾隨後。便調軍接應也。圖曰。軍中無人商議良策。願乞審正。南逢元圖。二人為輔。尚曰。吾用此二人調遣。圖曰。如此。主公必不放心。尚教二人內一人去。二人。都推却。尚教拈鬚。拈着逢紀。尚教逢紀就齊印信。一同郭圖赴軍中相輔。紀隨圖出城。見譚無病。心中不安。納上印綬。譚問動靜。紀言。素將軍在。遺言。令素顯甫為主。加主公車騎。

將軍今上印綬。譚大怒。欲斬逢紀。郭圖諫曰。此父命。不可違也。遂免之。郭圖密與譚曰。目今曹軍在境。且未可出言。只留逢紀在此。待破曹之後。却來爭冀州不遲。古人有云。小不忍。則亂大謀。今留逢紀。某之計也。譚喜。即時拔寨起行。前至黎陽。與曹軍相抵。譚遣大將汪昭與曹軍對壘。操遣徐晃出馬。與昭戰不數合。一刀斬昭於馬下。掩殺一陣。譚軍大敗。譚收敗軍入黎陽。遣人求救於尚。尚與審配

計議配云。畧應付此軍馬。多則有悞於事。遂發兵五千餘人。操使人探知。救軍已到。遣樂進。李典。引兵於半路接着。兩頭圍住。盡殺之。袁譚知尚止。撥軍五千。又被半路坑殺。喚逢紀責罵曰。教汝隨我。何相輕也。紀曰。容某作書去請。主公必親自來也。譚令紀作書。遣人到冀州。尚與配共議。配曰。郭圖多謀。前次不爭而去者。為曹軍在境。若曹破。則來爭冀州矣。今不可發兵。借操之力。先除譚。則無後患。

尚從其言。不肯起兵。使回報譚。譚大怒。立斬逢紀。欲議降曹。有人密報袁尚曰。今譚困乏。則降曹也。兩攻其勢。冀州危矣。尚慌留審配。并大將蘇由。固守冀州。自領軍來黎陽救譚。尚問軍中。誰敢為前部大將。呂曠。呂翔兩兄弟願出去。尚點兵三萬。與呂曠為前鋒。先至黎陽。報說尚自引兵來救。譚大喜。罷降曹之意。譚屯兵城中。尚屯兵城外。為犄角之勢。此時袁熈。高幹。皆領軍到城外。屯兵三處。每日

出奇兵與操相持。尚數敗。操兵累勝。不能盡除。至建安八年春。二月。操分路攻打。譚尚。與幹皆大敗。棄黎陽而走。操引兵追至冀州。譚與尚入城堅守。與幹離城三十里下寨。虛張為勢。操兵連夜攻打不下。郭嘉進言曰。素紹愛此二子。莫適立也。今權力相併。各有餘黨。擊之則相救。緩之則爭心生。不如收兵南向荊州。若征劉表者。以候其變。變成而後擊之。可一舉而定也。操曰。其言極善。命賈詡為太

守。守黎陽。曹洪引兵守官渡。操引大軍還許都。譚尚聽知。操軍自退。遂相慶賀。袁嬰、高幹各自辭去。袁譚與郭圖、辛評計議。我為長子。返不能承祖父之基業。袁尚晚母所生。今承大爵。如何奪之。圖曰。主公可勒兵於城外。只做請袁尚審配筵席。就中埋伏刀斧手。先殺二人。大事定矣。譚從其言。別駕王修自青州來。譚將此計告之。修曰。兄弟者。左右之手也。今與他人爭鬪。斷其右手。而曰我必勝。安可。

得勝乎。夫棄兄弟而不親。天下其誰親之。彼
讒人離間骨肉。以求一朝之利。願塞耳勿聽。
若斬佞臣數人。復相親睦。以禦四方。可橫行
於天下。願主公詳之。譚大怒。叱退王修。使人
去請袁尚。尚與審配商議。配曰。此必郭圖之
計也。主公若去。必遭姦計。尚曰。奈何。配曰。不
如乘勢攻之。袁尚全裝慣帶。起兵五萬。擺布
軍馬出城。袁譚見袁尚領軍來。情知事泄。便
披甲上馬。與尚交鋒。尚大罵。譚亦罵曰。汝藥

死嚴父。奪其名爵。今又來殺兄耶。二人親自
交鋒。素譚大敗。尚親冒矢石。衝突掩殺。譚引
敗殘軍馬。奔走平原。尚收兵還。譚與郭圖再
議進兵。令岑璧為將。領兵前來。尚自引兵出
冀州。兩陣對圓。旗鼓相望。璧出罵陣。尚欲自
戰。大將呂曠拍馬舞刀。來戰岑璧。二將戰無
數合。斬岑璧於馬下。掩殺譚兵大敗。再奔平
原。審配勸尚一發勦除根本。遂乃進兵。追至
平原。譚又勒兵回戰。抵當不住。退入平原。堅

守不出。尚三面圍困攻打。譚見城中糧少。與圖計議。圖曰。今將軍憂兵乏糧少。顯甫盡率其衆而來。久自不敵。愚意可遣人投曹公。使提兵來擊顯甫。曹公軍至。必先攻冀州。顯甫必還救之。將軍引兵而西。自鄴音業迤北。尚可擄矣。若曹公擊破顯甫。其兵奔走。又可斂而取之。以拒操。操遠來。糧食不繼。必自退去。趙國迤北。皆我之兵。亦足與操為敵矣。譚曰。可用何人為使。圖曰。此間有一人。能言快語。乃

潁川陽翟人。姓辛。名毗。字佐治。見為平原令。可往。譚曰。此人乃辛評之弟。可議論於事。圖曰。他兄弟二人。甚是和睦。便可命之。譚即時請辛毗。毗聞此言。欣然便往。譚修書呈付毗。使三千軍送毗出境而回。却說辛毗到許都。聞知操去伐劉表。見屯軍於西平。地名表遣玄德引軍為前部以迎之。未及交鋒。辛毗到。操寨見操禮畢。問其故。毗言素譚使毗特來納降。操看書畢。留辛毗於寨中。操聚文武計議。

程昱曰。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。不得已。使辛毗來降。不可准信。且伐劉表。待袁氏兄弟自相吞併。然後可圖也。呂虔曰。劉表方強。宜先平之。滿寵曰。丞相既引兵至此。安可便回也。荀攸曰。三公之言。未盡其善。以愚意度之。天下方有事。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。不敢展足。其無四方之志。可知矣。袁氏據四州之地。帶甲數十萬。雖然數敗。猶得民心。若二子和睦。以守其成業。天下未可定矣。今兄弟結冤勢。

不兩全。因此來降。若提兵先滅袁尚。後觀其
變而除之。天下定矣。此機會不可失也。操大
喜。便邀辛毗飲酒。操曰。袁譚之降。其真耶。詐
耶。袁尚之兵。果可必勝耶。毗對曰。明公勿問
真與詐也。只當論其勢耳。袁氏本兄弟相伐。
非他人能間其間。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。今
一旦求救於明公。此可知也。顯甫見顯思危
困而不能取。此力竭也。兵革敗於外。謀臣誅
於內。兄弟讒鬩。音隙國分為二。連年戰伐。甲冑

生蟣虱。加之旱蝗。饑饉並臻。國無囷倉。行無
裹糧。天災應於上。人事困於下。民無問。愚者
智者。皆知土崩瓦解。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。
兵法云。石城湯池。帶甲百萬。而無糧食者。不
能守也。今明公提兵攻鄴。尚不還救。則失城
廓。尚還救。則譚踵襲其後。以明公之威。應困
窮之敵。擊疲憊之寇。如迅風之落秋葉矣。天
以袁尚付明公。明公不取。而伐荊州。荊州。豐
樂之地。國內民和心順。急未可動搖。今二袁

自相殘害。可謂亂矣。居者無倉。行者無糧。可謂亡矣。若不取。待下年豐熟。袁氏改過。自相和睦。急難動搖。今因其請救而撫之。利莫大焉。且四方之寇。莫大於河北。河北既平。則六軍成。而天下震。天下震。則霸業成矣。願明公詳之。操大喜。踴躍而言曰。恨與辛佐治字也相見之晚耶。即目督軍。還取冀州。袁尚知曹公軍馬渡河。急急引軍還鄴。袁譚見尚拔寨退軍。大起平原軍馬。隨後趕來。行不到數

十里。一聲砲響。兩軍齊出。左邊呂曠。右邊呂翔。兄弟二人截住袁譚。未知如何。

曹操決水淹冀州

建安八年冬十月。曹操引兵棄西平。迺取冀州。玄德恐操有謀。不敢追襲。自回荊州。操進兵渡河。袁尚慌引軍還。留呂曠。呂翔。二將斷後。袁譚趕來。二將截住歸路。袁譚於馬上泣告二將。曰。吾父在日。譚不曾慢待於二將軍。何從吾弟而相逼耶。二將聞言。皆下馬降譚。

譚曰。勿降我也。可降曹丞相。二將隨譚見操。操大喜。自將女許譚為妻。令曠翔二人為媒。遂封二將為列侯。譚請操攻取冀州。操曰。未可。方今糧草不接。搬運生受。我由濟河。遏淇水入白溝。以通糧道。然後進兵。令譚且居平原。帶呂曠呂翔退軍於黎陽屯駐。郭圖語袁譚曰。今曹操以女許婚。恐其虛意。又帶呂曠呂翔去。皆封列侯。此是撈籠河北人心。終久不容主公也。可刻將軍印。暗使人送與呂曠。

等二人。今作內應。待操破了袁尚。可乘其便而謀之。譚曰。此言有理。遂刻將軍印一顆。暗送與二呂。二呂受訖。將印來稟於操。操大咲曰。譚暗送印者。欲汝等為內助也。待我破了袁尚。就裏取事。此小計也。吾破尚之後。軍糧皆足。豈能害我哉。汝等且權受之。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。建安九年春二月。袁尚與審配商議。今曹兵運糧入白溝。必來攻冀州也。如之柰何。配曰。可發檄。使武安長尹楷。屯毛

城通上黨

名地

運糧道。令沮授之子大將沮鵠

守邯鄲。以遠攻曹公。主公可進兵平原。急攻

之。先絕袁譚之禍。然後破曹。袁尚大喜。留審

配守冀州。使馬延、張顗二將為先鋒。連夜起

兵。攻打平原。譚知尚兵來近。告急於操。操曰。

吾正待如此。必得冀州。是時許攸自許昌來。

聞尚又攻譚。入見操曰。丞相何坐而欲待天

雷誅殺譚尚二袁乎。操曰。吾已料定矣。遂令

曹洪先進兵。攻鄴。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。兵

臨本境。楷引一軍來迎。楷出馬。操曰。許仲康

仲康許安在。只見陣中一騎馬。從側首便出。

尹楷措手不及。一刀斬於馬下。餘衆奔潰。

許褚未聞操操招過太半投降。操勒兵取邯

鄲。沮鵠進兵來迎。張遼出馬與鵠交鋒。戰不

三合。鵠大敗。走入軍中。遼趕入去。兩馬相離

不遠。遼取弓射之。應絃落馬。操指揮軍馬一

掩衆皆奔散。先除此二害。遂引軍前抵冀州。

曹洪已近城下。操令三軍遠城築起土山。及

地道以攻之。審配堅守甚嚴。守東門將馮禮。貪酒有悞巡警。配拿下打四十脊杖。馮禮恨之。開門降操。操問破城之策。禮曰。突門內土厚。可掘地道而入。放火。城可拔也。操教禮引三百壯士。黃夜掘地道而入。審配夜夜城上點視軍馬。當夜見突門角上。城外無燈火。配曰。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。急喚精兵。運石擊突。闌門。門閉。馮禮及三百壯士。皆死於土內。操拆了這一場。遂罷地道之計。退一軍。

於洹水之上。以候袁尚回兵。

洹水離冀州五十里

袁尚

攻平原。聽知曹操已破尹楷沮鵠。即目圍困

甚緊。掣兵一半。回救冀州。其將馬延曰。不可

從大路去。曹操必有伏兵。可取小路。從西山

出滏

音輔

水口。去劫曹營。必解圍也。尚曰。吾先

往。恐不利。汝與張顗隨後便至。馬延張顗屯

軍斷後。尚比及行。先有細作去報曹操。曹洪

諫曰。歸師勿掩。可以避之。今袁尚軍老小必

在城中。掣兵回來。必死戰矣。操曰。尚從大道

上來。吾即避之。若從西山小路而來。一戰可擒也。吾料袁尚必從小路而來。忽一人報曰。袁尚不從大道而來。從西山小路遠出滏水界口。操拍手笑曰。天使吾得冀州也。操曰。彼若來。必舉火為號。令城中接應。分兵兩路擊之。大事就矣。却說袁尚出滏水界口。東至陽平。地名。屯軍陽平亭。離冀州十七里。一邊靠着滏水。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。至晚焚燒為號。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。於路責喝諸

營軍士。直至城下。大叫開門。審配認是李孚。聲音放入城中。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。等候接應。若城中兵出。亦舉火。配教城中堆草放火。以通音信。孚曰。城中無糧。可發老弱殘兵。并婦人出降。以免城中饑色。若百姓一出。便以兵繼之。配從其論。次日城上豎白旗。幡上寫冀州百姓投降。寨中人報曹操。操曰。此是城中無糧。教老弱百姓出降。以免飢色。後必有兵出也。操教張遼。徐晃。各引三千軍馬。

伏於兩邊。操自張麾蓋。衆軍一齊擁至城下。果見城門開處。百姓扶老攜幼。手持白幡而出。操曰。我知百姓在城中受苦。若不出來就食。早晚皆餓死矣。衆皆拜伏於地。操教於後軍討糧食。老弱百姓約有數萬。百姓纔然出盡。城中兵突出。操教將紅旗一招。張遼。徐晃兩路兵出。亂殺城中兵回。操自飛馬趕來。到吊橋邊。城中弩箭如雨。射倒曹操坐下馬。操盔上正中兩箭。險透其頂。衆將急救回陣。操

更衣換馬。便引衆將來攻尚寨。尚自迎敵。時三路軍馬一齊殺至。兩軍混戰。袁尚大敗。尚引敗軍退往西山下寨。令人催取馬延張顗軍來。操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迎於半路。出馬答話。呂曠曰。袁尚死在旦夕。曹丞相寬洪大度。禮賢敬士。如其降之。不失封侯之位。馬延張顗隨二呂來降。操亦封為列侯。次日進兵攻打西山。先使二呂馬延張顗斷尚糧道。尚情知西山守不住。夜走濫口。地名安營未

定。四下火光。迺入。伏兵盡起。人不及甲。馬不及鞍。尚軍大潰。退走五十里。故遣豫州刺史陰夔。陳琳。請降。操許之。連夜使張遼。徐晃。却去劫尚寨。尚盡棄印綬。節鉞。衣甲輜重。連夜望中山而逃。操回軍攻城下。許攸獻計曰。何不決漳河之水。以渰之。操然其計。先差軍於城外掘壕塹。週圍四十里。審配在城上。看操軍在外。掘塹河極淺。配暗笑曰。此是欲決漳河之水。以灌城池之計也。壕深可灌。如此之

淺安能用哉。可一越而過也。衆將來白審配。曰。今城外掘壕。可以擊之。配曰。空費其力。一任為之。當夜。曹操添十倍軍士。併力發掘。比及天明。廣深二丈。引漳水灌之。城中水深數尺。更無糧絕。軍士皆餓死。辛毗在城外。用鎗挑素尚印綬衣服。招安城內之人。審配大怒。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。就於城頭上斬之。將頭擲下。辛毗號哭不已。城中困極。宰馬為食。軍士餓倒。不能守把。審配兄之子。審榮。

素與辛毗至厚。見毗在城下號哭。密寫獻門之書。拴於箭上。射下城來。軍士拾獻辛毗。毗將書見操。操喚諸將聽令。如入冀州。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。軍民降者免死。次日天明。榮大開西門。放操兵入。辛毗躍馬先入。軍將隨後殺入冀州。審配在東南城樓上。見操軍已入城中。引數騎下城死戰。正迎徐晃交馬。晃生擒審配。以索綁之。解出城來。路逢辛毗。毗咬牙以鞭鞭配首。曰。賊奴。今日真死矣。配。

大罵曰。狗輩。正由汝引曹操破我冀州。恨不得殺汝也。且汝今日能殺我耶。解見曹操。操曰。汝知獻門接我者乎。配曰。不知。操指曰。此是汝姪審榮所獻也。配曰。小兒不足用。乃至於此。操曰。昔日孤之行圍。何弩之多耶。配應聲曰。恨少恨少。操曰。卿忠於袁氏。不容不如此。汝肯降吾否。配曰。不降不降。辛毗哭拜於地。曰。家屬八十餘口。盡遭此賊之殺害。願丞相戮之。以祭魂耳。配曰。吾生為袁氏臣。死為

素氏鬼不似汝輩譏諂阿諛之賊耳。可速斬我。操教牢擗出。臨受刑。叱行刃者曰。吾主在北。不可使吾面南而死。配向北坐。引頸就刃而死。時建安九年秋七月也。史官詩曰。

河北多名士。誰如審正南。命因昏主喪。心與老天參。忠直言無隱。廉能志不貪。臨亡猶北向。降者盡羞慙。

審配向北而死。見者皆傷感不已。操憐其忠義。命葬於城北。大軍入城。長子曹丕。字子桓。

時年十八歲。此子是中平四年冬十月。生於譙郡。生時有雲氣青色。一片圓如車蓋。覆於其室。終日不散。望氣者對操曰。此子貴不可言。非人臣之氣。八歲能屬文。有逸才。博覽古今經傳。通諸子百家之書。善騎射。好擊劍。瑯琊卞氏所生。卞氏本娼家也。操納為妾。故生此子。卞氏乃宣武皇后。丕即文帝也。打破冀州。時曹丕隨父在軍中。先領隨身軍。遂投袁紹家下馬。拔劍而入。有來將當之。曰。丞相有命。諸人不許入。

紹府。丕叱退末將。提劍而入後堂。見劉夫人抱一女而哭。丕向前欲殺之。未知劉氏性命如何。

曹操引兵取壺關

曹丕向前拔劍斬之。見紅光滿目。遂按劍而問曰。汝何人也。劉氏曰。妾乃袁將軍之妻也。丕曰。懷中所抱者何人。劉氏曰。此是次男袁熈之妻甄氏也。因熈出鎮幽州。甄氏不肯遠行。故留在此相伴。丕拖近前。見披髮垢面。丕

以衫袖拭其面觀之。見甄氏玉肌花貌。有傾國之色。遂對劉氏曰。吾乃曹丞相之子也。願保汝家。汝勿憂慮。按劍坐於堂上。衆將誰敢輒入。後史官錄甄皇后傳云。

文昭甄皇后傳曰。甄氏乃中山無極人。上蔡令甄逸之女。生於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日。其母張氏常夢中見一仙人手執玉如意立於其側。臨產之時見仙人入房。以王衣蓋體。遂生甄氏。三歲喪父。後相士劉

良相之曰。此女之貴。乃不可言。自少至長。並不好戲弄。年八歲。門外有立騎馬戲者。家中人及諸姊。皆上閣觀之。甄氏獨不行。姊怪。問之曰。門外走馬為戲。老幼競觀。汝獨不觀何也。甄氏曰。豈女子之所觀耶。年九歲。喜讀書寫字。借諸兄筆硯使用。兄曰。汝當習女工。何用讀書寫字。欲作女博士耶。甄氏曰。古之賢者。未有不學前世成敗。以為己誡。不知書。何由見之。後天下兵亂。

加以饑饉。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。時甄氏家巨富。盡收買藏之。甄氏時年數歲。乃白母曰。今世亂。何多買寶物。此取禍亂之端也。匹夫無罪。懷璧為罪。又兼左右皆饑乏。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隣里。廣為恩惠也。舉家皆稱其賢。年十四歲。時中兄喪。悲哀過制。甄氏事嫂極盡其勞。撫養兄子。慈愛甚篤。母性嚴。待諸婦有常。甄氏數諫曰。兄不幸早終。嫂年少守寡。顧留一子。以大義

言之待之當如婦。愛之宜如女。母感其言。遂流涕。令甄氏與嫂同處。後建安中。袁紹娶與中子袁嬰為婦。嬰出守幽州。留在冀州。侍姑母。因此被曹丕所見而納之。

衆將請曹操入城。操上馬。擺布嚴整。時有許攸在馬後。將入城門。攸縱馬近前。以鞭拍其城門。曰。阿瞞。汝不得我。不得冀州也。操大咲曰。汝言是也。此是操智高處操至紹府門下。問曰。誰曾入此門去來。末將對曰。世子在內。操急喚

出欲殺之。荀攸郭嘉曰：「非世子無以鎮壓此府也。」操方免之。劉氏出拜曰：「非世子無以保全家也。」願以女酹之。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。操視之曰：「真吾兒婦也。」遂令曹丕納之。其女見有貴相故知是未娶之妻伴景而不問遂令丕納之。此是操明見能識貴人也。操既定冀州，親往袁紹墓下祭之，再拜而哭，甚哀。回顧語衆官曰：「吾想昔日與本初共起兵時，紹問吾曰：『若事不輯，方面何所可據？』吾問之曰：『足下意欲若何？』紹曰：『吾南據河，北阻燕代，』

兼戎狄之衆。南向以爭天下。庶可以濟乎。吾
吞曰。吾任天下之智力。以道御之。無所不可。
此言未嘗忘之。今本初已喪。吾想此言而流
涕也。衆皆服其高見。操賜金帛糧斛。安紹妻
劉氏之心。乃下令曰。河北居民。遭兵革之難。
盡免今年租賦。大事已定。寫表申朝。操自領
冀州牧。次日。許褚躍馬出東門。正迎許攸。攸
喚褚曰。汝等無我。安能出入此門乎。褚大怒。
曰。吾等千生萬死。身冒血戰。奪得城池。汝安

敢誇口也。攸大罵曰。此等皆匹夫起身耳。何足為道。褚大怒。拔劍殺之。提頭來見曹操。說許攸如此無禮。某殺之。操曰。子遠素與吾舊。故相戲耳。何故殺之。深責許褚。令厚葬之。此是曹操英雄處。心自有殺許攸之心。恐人議論。故詐言是也。後人有詩讚許攸曰。

堪笑南陽一許攸。欲憑宵次傲王侯。不思曹操如熊虎。猶道吾才得冀州。

操問其間誰知戶籍。冀民曰。騎都尉崔琰曾

數諫袁紹守境。紹不從。因此托疾在家。操專人接之。琰字季珪。清河東武城人也。琰至。操命為本州別駕從事。操問曰。昨按本州戶籍。可得三十萬衆。故為大州也。琰對曰。今天下分崩。九州幅裂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。冀方蒸民。暴骨原野。未聞王師仁聲先路。存問風俗。救其塗炭。而校計甲兵。惟此為先。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。操聞其言。改容謝之。待為上賓。操已定冀州。使人探袁譚消息。譚赴

時取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。聞知尚走中山。連夜攻之。尚兵虛弱。無心戰鬪。聞風而走。尚往幽州投奔袁熲。袁譚盡收其衆。欲復冀州。操使人召之。譚不至。操大怒。馳書罵。以絕其婚。操自統大軍征袁譚。直抵平原。譚料非敵。遂棄平原。走保南皮。今河間南皮縣建安十年春正月。曹操進兵南皮。時天氣肅寒。河道盡凍。糧船不通。操傳令。差本處百姓敲冰拽船。以代軍士之勞。百姓聽知。皆望深山而逃。操

大怒曰。捕得百姓來斬之。百姓聞得。乃親往營中投首。操曰。若不殺汝等。則吾號令不行。若殺汝等。吾無仁心也。汝等快往山中藏避。休被吾軍士擒之。百姓皆垂淚而去。此操之姦雄也遂兵進南皮。譚引驍將出城。與曹軍相敵。兩陣對圓。操出馬。以鞭指譚而罵曰。吾厚待汝。汝何生異心也。譚曰。汝犯吾境界。奪吾城池。反說吾有異心。何也。操大怒。遣徐晃出馬。譚使彭安相迎。兩馬相交。晃斬彭安於馬下。譚

軍敗走。退入南皮。操速遣軍四面圍住。譚使
辛評見操說投降。操曰。袁譚年幼。反覆不常。
吾難准信。看汝弟之面。就休回去。評曰。丞相
差矣。某聞主貴臣榮。主憂臣辱。安可不回也。
操即遣之。評回見譚。言操不准投降。譚叱之
曰。汝弟見事曹操。汝懷二心耶。評氣昏於地。
須臾而死。譚甚悔之。後有讚曰。

不顧其身。一言氣昏。全忠盡節。河北功臣。
郭圖曰。若與南軍鬪。將不能勝。來日盡驅百

姓當先。軍繼其後。與曹操決一死戰。雌雄可分矣。譚從其言。當夜盡驅南皮百姓。使皆執刃鎗聽令。次日平旦。大開四門。軍在後。驅百姓在前。喊聲大舉。一齊擁出。直抵曹寨。兩軍混戰。自辰至午。勝負未分。殺人遍地。操見未獲全勝。操棄馬上山。親自擊鼓。將士見之。奮力向前。譚軍大敗。百姓掩殺。曹洪奮威突陣。正迎袁譚。舉刀亂砍。洪殺譚死於陣中。郭圖見陣大亂。急馳入城。樂進望見。拈弓搭箭。射

下城壕。一擁而入。人馬俱陷。操引兵入南皮。安撫百姓了當。忽有一彪軍來到。乃是袁瓌部下戰將焦觸。張南。操自引軍迎之。二將皆倒戈卸甲。特來投降。操亦封為列侯。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。操封為平北將軍。操令樂進李典會合張燕打并州。攻高幹。操自引軍攻幽州。來破袁瓌。袁尚先說曹操。教將袁譚首級。各縣號令曰。敢有哭者。滅三族。頭掛北門外。一人布冠衰衣。哭於頭下。左右拏

來見操。操問之。乃北海營陵人也。姓王。名修。字叔治。乃青州別駕。因諫袁譚被逐。知譚死。故來哭屍。操曰。汝知吾令否。修曰。已知。操曰。汝不怕累及三族耶。修曰。汝生逼他命。亡而不哭。非義也。畏死忘義。何以立世乎。吾受袁氏厚恩。若得收葬譚屍於殘土。然後全家受戮。瞑目無恨。操曰。河北義士。何如此之多矣。可憐。袁氏而不能用。能用。則吾安敢正眼而觀此地也。操遂禮修為上賓。以為司金中郎。

將。操又得王修。甚喜。問修曰。今袁尚已投袁
燮。當用何策取之。修不答。操曰。真乃忠臣也。
問郭嘉。嘉曰。可使袁氏降將。焦觸。張南等自
攻之。可以取也。操用其言。隨差焦觸。張南。呂
曠。呂翔。馬延。張顗。各引本部兵。分三路進攻
幽州。操兵緩行接應。袁尚知操兵到。前隊皆
是河北降兵。二人商議棄城。引兵星夜奔遼
西而去。投烏丸。也。番邦幽州刺史烏丸觸。番人
殺白馬為祭。聚幽州衆官。歃血為盟。共議背

素向曹之事。烏丸觸先歎血。言曰。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。今往從之。如不遵令者。腰斬。依次歎血。至別駕韓珩前。珩乃擲刀於地。而言曰。吾受素公父子厚恩。今主敗亡。智不能救。勇不能死。於義缺矣。若北面而降曹氏。吾不為也。一席之人。盡皆失色。烏丸觸曰。夫興兵大事。當立大義。事之濟否。不待一人。韓珩既有志如此。聽其自便。推珩而出。烏丸觸乃出城。迎接三路軍馬。迺來投降。操大喜。加為鎮

北將軍。幽州太守。操使探樂進李典。攻打并州。高幹見守壺關口。不能下。操自勒兵前往。樂李二將接着。說幹死拒住關。擊之不能下。操集衆將。共議破幹之計。荀攸曰。若破幹。須用詐降計方可。操然之。喚降將呂曠。呂翔。附耳低言。呂曠等引軍數十。直抵關下。叫曰。吾等爲袁尚輕視。故降曹操。操多疑心。吾今改過。還扶舊主。可即開關相納。高幹未信。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。二將卸甲棄馬而入。言曹

操之過。幹曰。曹軍新到。何計破之。曠曰。乘軍心不定。今夜劫寨。某等願當先。幹喜。是夜。教二呂當先。引軍萬餘前去。將至曹寨。背後喊聲大震。伏兵四起。高幹性命如何。

郭嘉遺計定遼東

高幹知是中計。急回壺關城。樂進李典已奪了關。高幹奪路走脫。去投單于。操領兵拒住關口。使人追襲高幹。幹到單于界。正迎北番左賢王。幹下馬。拜伏於地。言曹操吞併故舊。

境土。今欲犯王子地面。萬乞救援。同力克復。以保北方。左賢王曰。吾與曹操。自来無讐。何敢侵我地土。汝欲使吾結冤耶。叱退高幹。幹尋思無路。去投劉表。行至路上。被都尉王琰殺之。將頭解送曹操。操封琰為列侯。并州既定。操商議西擊烏丸。就拏袁瓌。以絕禍根。曹洪等曰。袁瓌素尚兵敗將亡。勢窮力盡。今投夷狄。夷狄貪而無親。豈能為尚用。今引兵入番邦境界。倘或劉備劉表引兵襲許都。救應。

不及為患不淺矣。請回師而勿進為上。郭嘉
進曰。諸公言者錯矣。公雖威震於天下。胡人
恃其邊遠。必不設準備。因其無備。卒然擊之。
可破滅也。且袁紹於番邦有恩。而尚兄弟猶
存。今捨烏丸之資。而往南征。尚兄弟因烏丸
之助。招死主之臣。以生冒頓之心。冒頓音淡突番人名
成覬覦之計。恐青冀非已之有也。劉表坐談
之客耳。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矣。重任之。則
恐不能制。輕任之。則備不為用。雖虛國遠征。

公無憂矣。操曰。奉孝之言。真大議論。遂率大小三軍。車數千輛。出盧龍寨。但見黃沙漠漠。狂風暗起。山谷崎嶇。操有回軍之心。問於郭嘉。嘉此時不服水土。卧病於車上。操泣曰。以吾欲平夷狄。使公遠涉艱辛。而染病耶。嘉曰。其感丞相大恩。雖死不能報萬分之一。操曰。吾見北地崎嶇。意欲回軍。若何。嘉曰。兵貴神速。今千里襲人。輜重多。而難以趨利。不如輕兵兼道以出。掩其不備。虜可擒也。須得曾識。

徑路者以引之。操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。求鄉導官以引路。人薦袁紹舊將田疇。深知其境。操命尋之。疇見操言曰。此地秋夏間有水。淺不通車馬。深不載舟船。為難久矣。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。出盧龍。達于柳城。自建武以來。陷壞斷絕。垂二百載。而尚有微徑可從。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。不得進而退。懈弛無備。若嘿音默回軍。從盧龍口。越白檀之險。出空虛之地。前近柳城。掩其不備。冒頓可一戰而

擒也。操從其言。封田疇為靖北將軍。作鄉導官。為前驅。張遼為次。操自押後。倍道輕騎而進。時建安十一年秋七月。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。却說袁瓌袁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。張遼慌報知曹操。操自勒馬登高望之。見冒頓兵無隊伍。參雜不整。操與張遼曰。虜兵不整。便可擊之。操以麾授遼。遼引許褚于禁。徐晃。四路下山。奮力急攻。冒頓大敗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。餘眾投降。自名王已下。胡

漢相雜二十餘萬口。素嬰素尚。引數千騎。投
遼東去。操收軍入柳城。使人探郭嘉病。回報
嘉病九分。操封田疇為柳亭侯。以守柳城。疇
曰。某負義逃竄之人耳。蒙厚恩全活。為幸多
矣。豈可賣盧龍之寨。以討賞祿哉。必不得已。
請效死不受侯職。言未畢。涕泣橫流。操又使
夏侯惇說之。不從。操乃拜疇為議郎。操撫慰
單于番人等。送納駿馬一萬匹。操領兵回時。
天氣寒。且旱。二百里無復水。軍又乏糧。殺馬

數千匹為食。鑿地三四十丈，乃得水。操回至易州，重賞先曾諫者。操曰：「孤前者乘危遠征，僥倖成功，雖得之天所佑也。故不可以為法。諸君之諫，萬安之計，是以相賞。後勿難言之。」操到易州時，郭嘉已死數日。停柩在公廨。操往祭之，哭倒於地，曰：「奉孝死，乃天喪吾也。」回顧與文武曰：「諸君年齒皆孤等輩，唯奉孝最幼。吾欲託以為後事，不期中年夭折，使吾心腸崩裂矣。」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

上曰。嘉臨亡。親筆書此。丞相從之。遼東自定矣。操曰。奉孝如此用心。孤如何不從。拆封視之。點頭嗟嘆。諸人皆不知其意。次日。夏侯惇引衆人稟曰。遼東太守公孫康。久不賓服。即目。素瓿。素尚。二人校之。必久為患。不如乘其未動。速往征之。遼東可得矣。操笑曰。不煩諸公虎威。數日之間。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矣。諸人皆疑。次日。又稟。操亦如前言回之。諸將不信。却說素瓿。素尚。引數千騎奔遼東來。公

孫康本遼東襄平人也。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。康知素爨素尚來投。遂聚本部屬官商議。其叔公孫恭曰。素紹在日。常有吞遼東之心。恨未有暇也。今素爨素尚兵敗將亡。無處依棲。來投遼東。此是鳩奪鵲巢之意也。若容納之。必來相圖。不如賺入城中殺之。送頭與曹公。曹公必重待於汝也。康曰。只愁曹公乘時引兵下遼東。又不如納二素以助之。使為股肱也。恭荅曰。操若下遼東。必星夜前來。如其

無意必不動矣。可探聽之。如操進兵。則留二
袁。如不動。則殺二袁。送與曹公。康從之。先使
人。去探聽消息。却說袁熈與袁尚曰。今遼東
軍兵有數萬。足可與操爭衡。暫投之。却當殺
公孫氏。以奪其城。養成氣力。而抗中原。可復
河北也。尚曰。吾揣此心久矣。二人入見公孫
康。留於館舍。每日使人相待。推病不相見。探
細人回報。曹操兵屯易州。無下遼東之意。公
孫康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。使人請二袁入。

相見禮畢。命坐。康見左右侍立。盡令出外回避。欲議密事。尚見坐榻上無衲褥。時天氣嚴寒。對康曰。願鋪坐席。康瞋目而言曰。汝二人之頭。將行萬里。何席之有。尚大驚。舉手無措。康曰。何不下手。刀斧手擁出。就坐席。砍下二人之頭。用木匣盛貯。使人送投易州。來見曹操。操在易州。按兵不動。夏侯惇張遼入。稟曰。如不下遼東。可回許都。恐劉表生心。操曰。吾待二袁之首。衆皆暗笑。忽報遼東公孫康遣

人送袁瓌袁尚首級至。衆皆大驚。使呈上書。操大咲曰。不出奉孝之料。操賞其使。遂刻印。封公孫康為襄平侯。拜左將軍。使回。衆官問於操曰。何為不出奉孝之料耳。操乃將郭嘉書以示之。其書曰。

今聞袁瓌袁尚往投遼東。切不可加兵。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。往投必疑。若使兵急之。後必併力迎敵。急不可下。若緩之。公孫康素氏必自相圖。其勢然也。

衆皆踴躍稱善。操引諸官設祭於郭嘉靈前。
嘉亡年三十八歲。從征伐十有一年。多立奇
勲。史官有廟讚曰

天生郭奉孝。豪傑冠羣英。腹內藏經史。胸
中隱甲兵。運謀如范蠡。決策似陳平。可惜
身先喪。中原梁棟傾。

又詩曰

雖然天數三分定。妙算神機亦可圖。若是
當時存奉孝。難容西蜀與東吳。

操領兵還冀州。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遷葬。程昱等請曰：「北方大定，可還許都，建下江南之策。」操笑曰：「吾有此志。諸君先言，正合吾意也。」是夜宿冀州城東角樓上，凭欄仰觀天文。時有荀攸在側。操指曰：「南方旺氣粲然，恐未可圖。」攸曰：「以丞相天威，何所不服耶？」正看間，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。攸曰：「此必有寶於地下。」操下樓，隨光令人掘之，果得何物。下回便見。

劉玄德襄陽赴會

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。問攸曰。此何物也。攸曰。昔舜母夜夢玉雀入懷。而生舜帝。今得銅雀。此吉祥之兆也。宜作高臺以慶之。操大喜。遂令造銅雀臺於漳河之上。即日破土斷木。燒瓦磨磚。計一年而工畢。次子曹植進曰。若建層臺。必立三座。至高者名為銅雀。左邊一座名為玉龍。右邊一座名為金鳳。作兩條飛橋。橫空而上。以龍鳳朝銅雀之意。二年

成就。操喜曰。吾兒言者是也。他日臺成。足可
娛吾老矣。次子名植。字子建。極聰明。年十歲
時。善屬文。諳經書。誦論辭賦數十萬言。無一
字差錯。常作文章呈父。操曰。汝倩人耶。對曰。
出言為論。下筆成章。顧當面試。柰何倩人。操
甚愛之。操妾劉氏生子曹昂。征張繡時陣亡。
卞氏生四子。丕。彰。植。熊。操獨愛植。於是留曹
丕。曹植在鄴造臺。操令張燕守北寨。操所得
袁紹之兵。共有五六十萬。班師回許都。議封

功臣皆為列侯。操表軍祭酒郭嘉。表曰。

臣聞。褒忠寵賢。未必當身。念功惟績。恩隆後嗣。是以。楚宗孫叔。顯封厥子。岑彭既沒。爵及支庶。故軍祭酒郭嘉。忠良淵淑。體通性達。每有大議。發言盈庭。執中處理。動無遺策。自在軍旅。十有餘年。行同騎乘。坐共幃席。東擒呂布。西取眭固。斬袁譚之首。平朔土之衆。踰越險塞。盪定烏丸。震威遼東。以烏袁尚。雖假天威。易為拍麾。至於臨敵。

發揚誓命。凶逆克殄。勲實由嘉。方將表顯。
短命早終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。下自毒恨。
喪失奇佐。宜追增嘉。封并前千戶。褒亡為
存。厚往勸來。謹表以聞。

封郭嘉為貞侯。養其子奕於府中。

後奕為太學早

薨于深嗣深

操欲南征劉表。荀彧曰。軍方北

征而回。未可遠行。更待半年。養成氣力。劉表
孫權一鼓而下。操從之。分兵屯田。以候調用。
却說玄德自到荊州。劉表待之甚厚。一日正

與相聚飲酒。忽報原降張虎。陳生在江夏擄掠人民。欲取荊州造反。表驚曰。二賊反。為禍不小。玄德曰。不須兄長憂慮。備往收之。表大喜。即點三萬軍。令玄德行。次日到江夏。張虎陳生引兵來迎。玄德引關張趙雲出馬。玄德在門旗之下。望見張虎所騎之馬。極其雄駿。玄德曰。此必千里馬也。言未畢。子龍挺鎗出馬。迤衝過陣去。一鎗刺張虎於馬下。就扯住轡頭牽馬回陣。陳生見子龍牽馬而去。隨趕

來奪。張飛大喝一聲，挺矛出馬，將陳生刺於馬下。餘衆奔潰。玄德招安平復。江夏諸縣民賴其利。遂班師回。表自出廓迎接，入城飲宴。酒至半酣，表曰：「吾弟此等雄才，荊州有所倚仗也。但憂南越不時寇境，張魯、孫權皆足以為慮。」玄德曰：「弟有三將可以保之。」遣張飛巡南越之境，關其拒固子城，以鎮張魯；趙雲拒三江，以當孫權。凡何憂哉？」表大喜。時蔡瑁告姐蔡夫人曰：「劉備遣三將巡境，自居荊州。」久

必為患。備為人忘恩失義。不可同守荊州。蔡夫人夜對劉表曰。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。容在城中無益。不如遣之。表曰。吾弟仁德之人也。蔡氏曰。誠恐他人不似汝心。表已狐疑。次日。出城點軍。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。問之。乃張虎之馬也。表稱贊不盡。玄德會其意。就將此馬送與劉表。劉表大喜。騎回城中。蒯越見而問之。表曰。玄德送之。越曰。昔吾兄蒯良最善相馬。今雖去世。越亦頗曉。此馬眼下

有淚槽。額邊生白點。名為的盧馬也。騎則妨主。張虎為此馬而亡。主公不可乘之。表聽其言。次日。表請玄德飲宴。而言曰。夜來所惠之馬。深感厚意。但賢弟征進可用。表處空閑。故當送還。永遠騎坐。玄德起謝。表又曰。賢弟久居城廓。恐廢武事。此去襄陽管下有一縣。名新野縣。頗有錢糧。弟可引本部軍馬。於此縣屯劄。就收錢糧為用。玄德深謝。隨領本部軍馬。迤往新野。表自送行。酌別之後。一人在玄

德前長揖曰。不可乘此馬。玄德視之。乃劉表幕賓伊籍。字機伯。山陽人也。玄德慌下馬。問曰。此馬何不可騎也。籍曰。昨聞蒯越對吾主說。此馬名的盧。乘則妨主。因而還之。玄德曰。深感先生見愛。凡人居世。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豈可因一馬而能妨吾哉。籍服其高論。自此與玄德往來。玄德自到新野。軍民皆喜。政治一新。時建安十二年春。甘夫人降生劉禪。是夜有白鶴一隻。棲於縣衙屋上。鳴四十餘

聲望西飛去。守衙之兵皆以為異禽。臨分娩之時。天香滿室。經月不散。甘夫人夜夢仰吞北斗有孕。故名阿斗。此時操北征。玄德往荊州說劉表曰。方今曹操盡起中國之兵北伐。許昌空虛。若以荆襄之衆一舉襲之。大事可就也。表曰。吾坐據九州足矣。安可別圖。玄德默然。表邀入後堂飲酒。酒至半酣。表忽然長嘆。玄德曰。兄長何故有不足之意。表曰。吾心間事難言矣。玄德再欲問。蔡夫人出。表無語。

席散。玄德自回新野。日與士夫謀論天下之事。時建安十二年冬。聞操自柳城回。玄德甚悔表之不用已也。忽劉表遣使至。請玄德赴荊州。玄德隨使而往。劉表請入坐。表曰。近聞操自柳城提兵五十萬回許昌。日漸強盛。必有吞併之心。昔日不聽君言。故失此大機會。玄德曰。今天下分裂。干戈日起。機會豈有盡乎。若能應之於後。未足為恨也。表曰。吾弟之言甚當。相與對飲。表又下淚。玄德曰。兄有

何事不決於此。表曰。前者欲訴於汝。未得其便。故隱之。吾想汝是宗親骨肉。特以告之。玄德曰。兄長有何難為之事。備死亦不辭。願聞心腹之語。表曰。前妻陳氏生子劉琦。雖賢而懦。不足立事。後妻蔡氏生得劉琮。頗聰明。吾欲廢長立幼。又恐礙於禮法。吾欲立長子。今蔡夫人族中皆掌軍務。後必生亂。因決未下。玄德曰。自古廢長立幼。取亂之道也。若憂蔡氏權重。可徐徐而削之。不可溺愛而立次也。

表默然。原來蔡夫人正在屏風後面聽得。深恨之。玄德自覺語失。遂起身入廁。嘆髀肉復生。潛然淚下。不住。表使人再請入席。見玄德淚下。表問曰。弟何故發悲。玄德曰。備往常身不離鞍。髀肉皆散。今不復騎。髀裏肉生。日月蹉跎。老之將至矣。而功業不建。是以悲耳。表曰。吾聞弟在許昌。曹公嘗青梅煮酒。共論英雄。賢弟盡舉當世名士。操皆不許。曾對弟言天下英雄。惟使君與操耳。操雖有四十萬之

衆挾天子而令諸侯。猶不敢在吾弟之先。何足慮也。玄德乘酒興而答曰。備若有基本。何慮天下碌碌之輩耳。表聞之。忽然變色。玄德自知語失。托醉而起。歸於館舍。劉表雖不言。心中不足。史官有詩讚曰。

曹公屈指從頭數。天下英雄獨使君。髀肉因生猶感舊。爭教寰海不三分。

此言玄德
不忘患難

安得不
為君乎

劉表悶悶不已。蔡氏曰。適間我於屏風後聽

得劉備之言。足見有吞併荊州之意。視人如
草芥。今日不除。必為子孫之患。表不答。搖頭
而已。蔡氏知其意。遂召弟蔡瑁入。商議此事。
瑁曰。我觀劉備有過人之志。久後必吞荊州。
不如先就館舍殺之。告表未晚。蔡氏曰。事宜
謹細。不可造次。瑁出點軍。伊籍知瑁有害玄
德之心。夤夜來報。教便離荊州。玄德曰。吾未
辭景升。豈可去也。籍曰。公若辭。必遭蔡瑁之
害。某與公言之。玄德遂上馬。未明而行。蔡瑁

比及到館舍。玄德已去矣。瑁悔恨至甚。遂寫詩一首。於壁間。逕入見表。言曰。劉備有反亂之意。書及詩於壁上。不辭而去。表未信。親詣館舍觀之。果有詩四句。詩曰

困守荊州已數年。眼前空對舊山川。蛟龍不是池中物。卧聽風雷飛上天。

劉表大怒。拔劍而言曰。誓殺無義之徒。行數步。猛省。暗忖曰。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。來。未常見作詩。此必外人之間諜也。音牒回步入房。

用劍尖刮去此詩。棄劍上馬。蔡瑁請曰。兵士

已點就。可往新野擒劉備。表曰。未可往擒。客

別圖之。此可見劉表無決斷處蔡瑁見表持疑不決。乃

暗與姐蔡氏商議。即目倉廩豐足。欲大會衆

官於襄陽。就彼處謀之。蔡氏曰。汝見掌軍權。

何必問我。瑁次日稟表曰。近年成熟。合聚衆

官於襄陽。就馳騁人馬遊獵。今日已辦畢。請

主人行。表曰。吾近日氣疾作。寔不能行。可令

二子為主待客。瑁曰。二子年幼。恐失於禮節。

猶欠撫恤之道。表曰。新野縣有吾弟玄德。可請待客。瑁暗喜。正中其計。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。却說玄德至新野。自知失語。不敢告衆人知。忽使至。請赴會。玄德欲行。忽一人進曰。使君此去。必有大災。衆皆大驚。言者是誰。畢竟何如。下回便見。

玄德躍馬跳檀溪

玄德收拾赴會。孫乾曰。昨聞主公匆匆而回。心中不悅。愚意度之。在荊州必有事故。今請

赴會。恐有詐謀。故諫勿往。玄德將前項事。盡訴與諸官。關公曰。兄自心疑。語失。劉荊州又無嗔責之意。外人之言。未可輕信也。襄陽離此不遠。若不去。劉荊州反生疑矣。玄德曰。雲長之言是也。張飛曰。筵無好筵。會無好會。哥哥不可去。趙雲曰。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。可保主公無事。玄德曰。子龍同去。何足慮也。玄德與子龍。即日同赴襄陽。離新野七十餘里。比及到郡。蔡瑁出廓迎接。意甚謙敬。玄德

不疑。隨後劉琦、劉琮二子引王粲、傅巽、文聘、王威、鄧義、劉先、文武等及衆名士出迎。玄德見二公子在，並不疑忌。是日請於館舍暫歇。趙雲引三百軍士圍遶，保護主公。雲帶甲掛劍，行坐不離。劉琦曰：「父親氣疾作，寔不能行，特請尊叔待客，乞撫恤各處守牧之官，為幸。」玄德曰：「吾本不敢當此。既有兄命，不敢不從。」次日入報。九郡四十二州縣官負盡皆到了。蔡瑁預請蒯越議曰：「劉備，世之梟雄，久必為。」

荊州之患。可就令今日除之。蒯越曰。恐失士
民之望。不可行之。蔡瑁曰。吾已密領劉荊州
言語在此。越曰。若如此。則先須準備。瑁曰。東
門峴山大路。已使宗弟蔡和。引五千軍把住。
南門外。已使蔡中。引三千軍把住。北門江外。
已使弟蔡勲。引三千軍把住。止有西門。不必
守護。前有檀溪阻隔。雖有數萬之兵。不易過
也。越曰。吾見趙雲行坐不離。恐難下手。瑁曰。
吾伏五百兵在城內。越曰。必是生擒劉備。去

聽區處。未可加誅。可使文聘主威。另設一席於外廳。以待武將。先請住趙雲。然後可行事。瑁曰。吾已安排定了。當日殺牛宰馬。大設宴飲。先請玄德。玄德所乘的盧馬。心甚愛之。出入便騎。是日騎至州衙。命牽入後園拴繫。衆官皆至堂中。玄德主席。二公子兩邊。其餘各依次坐。趙雲帶劍於側。酒至三巡。文聘主威。入請趙雲赴席。雲推辭不去。玄德令雲就席。蔡瑁在外收拾得鐵桶相似。三百軍都趕歸。

館舍。只待半酣。號起下手。正值伊籍把盞。至玄德前。以目視之。曰。請更衣。玄德會其意。待籍把盞。推起如廁。伊籍已於後園等候。附耳報曰。城外東南北三處。皆有軍馬。惟西門可走。玄德大驚。急解的盧馬。開後園門牽出。飛身上馬。不顧從者。望西門而走。把門者問之。玄德曰。吾不勝酒力矣。當之不住。門吏飛報蔡瑁。瑁便上馬。喚五百馬軍。隨後追趕。却說玄德撞出西門。行無二里餘。前有大溪攔

住去路。此溪名曰檀溪。河濶數丈。水通湘江。其波甚急。玄德到檀溪邊。見不可渡。勒馬再回。遙望城西五百鐵甲軍馬。隨蔡瑁趕來。玄德曰。吾死矣。遂回馬到溪邊。回看時。兵在後趕。玄德縱馬下溪。行數步。水勢緊。馬前蹄忽陷。浸濕衣袍。玄德加鞭大呼曰。的盧。的盧。今日妨吾。可努力。言畢。那馬忽從水中躡身而起。一躍三丈。飛上西岸。玄德如雲霧中起。後人有詩曰。

玄德襄陽逃難日。龍駒天賜渥洼生。威雄
鐵騎追來急。翻滾寒波阻去程。玉勒縱時
雙耳聳。金鞭擊處四蹄輕。的盧一躍擅溪
過。從此西川霸業成。

又詩曰

襄陽城外接長途。來往行人嘆的盧。兩岸
蹄蹤埋綠草。半灘水影撼青蒲。夜靜月明
橫素練。波搖星散撒瓊珠。莫誇主有西川
分。蓋爲當時得駿駒。

又詩曰

檀溪流水碧溶溶。過客登臨憶舊蹤。玄德
此時因避難。的盧當日果招凶。波開踊躍
過三丈。勢欲飛騰到九重。千古且休誇駿
馬。分明背上是真龍。

又詩曰

偶到檀溪觀舊跡。曾逢故老論三分。主憑
洪福應逃難。馬仗神威迫不羣。坐下當時
扶社稷。鞍心有日會風雲。須知天意推排

定。千里龍駒萬乘君。

蘇學士古風一篇。單詠檀溪事跡。有感而賦云。

老去花殘春日暮。官遊偶至檀溪路。停驂遙望獨徘徊。眼前零亂飄紅絮。暗想咸陽火德衰。龍爭虎鬪相交持。襄陽會上王孫飲。坐中玄德身將危。逃生獨出西門道。腦後追兵又來到。一川烟水漲檀溪。急叱征驄往前跳。馬蹄踏碎青玻璃。天風響處金

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。波中忽見雙龍飛。
西川獨霸真英主。坐下龍駒兩相遇。檀溪
溪水自東流。龍駒英主今何處。臨流三嘆
心欲酸。夕陽寂寂照空山。三分鼎足渾如
夢。蹤跡空留在世間。

胡曾先生詩曰

三月襄陽綠草齊。王孫相引到檀溪。
的盧何處埋龍骨。流水依然繞大堤。

玄德躍過溪西。回顧東岸蔡瑁引五百騎。赶

到溪邊。大叫。使君何故逃席而去。玄德曰。吾與汝無讐。何故相謀耶。瑁曰。吾無此心。使君休信傍人之言。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。撥回馬望西。南漳而去。南漳地名也瑁與諸將曰。是何神助也。却欲回城。西門內趙子龍引三百軍趕來。蔡瑁性命如何。

劉玄德遇司馬徽

蔡瑁不敢過溪。欲回城中。趙雲正飲酒。忽見人馬動。急入觀之。席上不見玄德。子龍大驚。

出投館舍。聽得人說。蔡瑁引軍望西趕去。因此火急掉鎗上馬。引三百軍出城。迎見蔡瑁。喝問曰。吾主何在。瑁曰。使君逃席。不知何往。子龍是謹細之人。不肯造次。徧觀軍中。並不見動靜。前望大溪。別無去路。子龍曰。汝請吾主。何故領着軍馬圍捕。瑁曰。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在此。吾為上將。豈可不防護也。雲曰。汝逼吾主何處去了。瑁曰。吾聽得匹馬出西門。到此又不見。子龍疑惑不定。直來溪邊看。

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。原來對岸頗高三百
軍皆四散觀望。不見玄德。子龍再回時。蔡瑁
已入城去了。子龍拏把門軍追問。皆說飛馬
出西門去了。子龍欲入城中。恐有埋伏。遂引
軍投新野而歸。却說玄德渡溪之後。似醉如
痴。想此濶濶。不覺一躍而過。豈非天意也。望
南漳策馬而行。日將沉西。正行之間。見一牧
童。跨於牛背之上。口吹短笛而來。玄德嘆曰。
吾不如也。遂立馬觀之。小童亦停牛罷笛。熟

視玄德曰。將軍莫非破黃巾的劉玄德否。玄德大驚。問曰。汝乃村僻小童。安得知吾姓字耶。小童曰。俺本不知。因嘗侍師傳。有客到日。多曾說有一劉玄德。身長七尺五寸。垂手過膝。目能自顧其耳。乃當世之英雄。今觀將軍如此模樣。想必是也。玄德曰。汝師何人也。小童曰。我師傳覆姓司馬。名徽。字德操。道號水鏡先生。潁川人也。水者先天一炁。能養萬物。可方可圓。鏡者知人妍蚩。之意。玄德曰。與誰為友。見居何處。小童曰。與

襄陽龐德公。龐統為友。兀的那林中便是庄也。玄德曰。龐德公是龐統何人。小童曰。叔姪之親也。龐德公字山民。長俺師傅十歲。

龐姓德名

字山民公者因其齒德皆尊故稱曰龐德公也

龐統字士元。小俺師

傅五歲。一日我師傅在樹上採桑葉。統來相探。坐於樹下。同講論興亡。從朝至暮不倦。吾師甚愛。呼龐統為弟。玄德曰。吾乃劉玄德也。汝可引見師傅。小童遂引玄德行二里餘。到庄前下馬。聞得琴聲正美。教小童且休通報。

忽然琴聲住而不彈。一人咲而出曰。琴韻清幽。音中忽有殺伐之調。必有英雄窺聽。玄德大驚。見其人松形鶴骨。器宇不凡。年幾半百。顏色如童。玄德進前施禮。衣衿尚濕。水鏡曰。此公今日幸免大難。玄德驚訝不已。小童曰。此是劉玄德也。水鏡慌忙叙禮。請入草堂。分賓主坐定。玄德見架堆萬卷經書。窗外盛栽松竹。橫琴於石床之上。清氣飄然。玄德起曰。偶爾經由此地。因一小童相指。得拜尊顏。不

勝萬幸。水鏡咲曰。公位隱諱。今公必然逃難。至此。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。水鏡曰。予觀公之氣色。已知之矣。公居何職。玄德曰。左將軍。宜城亭侯。豫州牧。水鏡曰。愚聞將軍大名久矣。何故區區奔走於形勢之途耶。玄德曰。時運不齊。命途多蹇之故也。水鏡曰。不然。蓋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。玄德曰。備雖不才。文有孫乾。糜竺。簡雍之輩。武有關某。張飛。趙雲之流。竭忠輔相。何為不得其人耶。水鏡曰。關

張趙雲之流。雖有萬人之敵。而非權變之才。孫乾糜竺簡雍之輩。乃白面書生。尋章摘句。小儒。非經綸濟世之士。豈成霸業之人也。玄德曰。備屈身恭己。求山谷之遺賢。柰何未得其人也。水鏡曰。儒生俗士。不識時務。識時務者。在乎俊傑也。玄德曰。請問誰為俊傑。水鏡曰。且如漢高祖得張良。蕭何韓信之輩。漢光武得鄧禹。吳漢馮異之徒。能成王霸之根基。如此。則為俊傑也。玄德曰。恐此時無這等人。

物。水鏡曰。公豈不聞孔子有云。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。何謂今時無也。玄德曰。備愚昧不識。願賜指教。水鏡曰。公聞諸郡小兒謠言乎。謠言曰。

八九年間始欲衰。至十三年無子。音結遺到頭。天命有所歸。涇中蟠龍向天飛。

此謠建安初至於今日。八九年始欲衰者。建安八年。劉景升喪却前妻。便生家亂。此始欲衰也。十三年無子遺者。不久則景升逝矣。景

升逝。則文武零落無孑遺矣。天命有所歸者。在將軍也。玄德驚而下拜曰。劉備安敢當此。水鏡曰。今天下之全才。盡會於此。將軍可求之。玄德曰。何人也。水鏡曰。伏龍鳳雛。兩人得一。可安天下。玄德便問曰。伏龍鳳雛。何如人也。水鏡拍手大咲曰。好好。玄德再問水鏡。水鏡曰。天色已晚。暫宿一宵。來日當言之。即喚小童具飲饌相待。留於客房內宿。馬喂於後院。玄德因想水鏡之言。睡不着。約已更深。忽

聽一人而入。水鏡問曰。元直何來。玄德起而
密聽之。其人答曰。久聞劉景升。善善惡惡。特
往謁之。及至相見。徒有虛名。故回此處。水鏡
曰。善善惡惡。乃人之善也。何故棄之。其人答
曰。善善而不能用。惡惡而不能去。故遺書以
別之。水鏡叱之曰。方今漢室衰微。賢愚一混。
干戈竟起。禍亂始生。汝懷王佐之才。當待時
而出。攜美玉。作磚石。貨於人間。以取其辱。乃
汝之過。而却云他人善善而不能用。不亦謬

乎。子貢云。有美玉於斯。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之。子之謂也。英雄豪傑。只在眼前。何故謁劉景升耶。其人言曰。先生之言是也。玄德聽之大喜。暗忖此人。必是伏龍鳳雛也。候天曉。玄德出房求見。問水鏡曰。昨夜過是誰。水鏡曰。迺來投明主。已往他處。玄德求問姓名。水鏡曰。好好。玄德再問。伏龍鳳雛是誰。水鏡只言好好。自山名好。玄德拜請水鏡。同扶漢室。水鏡曰。山野閑散之人。不堪世用。自有勝

吾十倍者。來助公也。公宜訪之。玄德再問水鏡。只言好好。正談論間。小童來報。庄外人語。馬嘶。有一大將。引數百人。圍了庄也。玄德大驚。還是如何。

玄德新野遇徐庶

玄德急出視之。乃趙雲也。玄德大喜。趙雲入見。曰。雲夜來回縣。尋不見。連夜到此。跟問。此間有人指道。而言曰。昨晚有箇官人。匹馬投水鏡先生庄上去了。故尋到此。趙雲便請玄

德上馬。恐人來縣中廝殺。玄德辭了水鏡。與趙雲共投新野而來。行不到二十里。一彪人馬到。玄德視之。乃張飛也。就跟隨行。又不到二十里。一彪軍至。乃雲長也。雲長尋至相見。訴說檀溪之事。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。乾曰。必投書與劉荊州分解此事。玄德從其言。修書差孫乾至荊州。劉表喚入。問曰。吾着玄德襄陽待客。緣何半席而走。乾呈上書。言蔡瑁欲相謀害。故越檀溪得脫。表聞大怒。急喚蔡

瑁入大罵曰。汝焉敢害吾弟也。瑁抵賴不過。表令推出斬之。蔡夫人出哭告。方免。表恨不息。孫乾告曰。不爭殺其上將。劉皇叔再後不敢赴荊州矣。表責而釋之。使長子劉琦一同孫乾來新野請罪。玄德大喜。設宴待劉琦。琦忽然墮淚。玄德問其故。琦曰。繼母蔡氏常有謀害之心。姪無計免禍。備勸以小心盡孝。自可無禍。次日。劉琦泣別。玄德送出廓外。坐下騎的廬馬。玄德對琦曰。若非此馬。吾已為泉。

下之人矣。琦曰：非馬之力，乃叔父之洪福也。叔姪相別，劉琦泣涕而去。玄德自回。忽見市上一人，葛巾布袍，阜纒烏履，長歌而來。其歌曰：

天地及覆兮，火欲殂。大厦將崩兮，一木難扶。四海有賢兮，欲投明主。聖主搜賢兮，却不知吾。

歌罷，大咲不止。玄德聞其言，暗思之。莫非水鏡所言。伏龍鳳雛否？遂下馬相見，邀入縣衙。

問其姓名。其人曰。某乃潁上人。也。姓單。名福。久聞使君納士招賢。特來投托。未敢輒造。故行歌於市。玄德待以賓禮。單福曰。適來使君所乘之馬。再乞一觀。遂命去鞍。牽於堂下。單福曰。此馬雖有千里之能。却是妨主。玄德曰。已應之矣。遂言跳檀溪之事。福曰。此乃救主。非妨主也。必然要妨。有一法可禳。玄德曰。願聞禳法。福曰。使親近乘之。待妨死了那人。方可乘之。自然無事。玄德喚從者。教點湯。逐客之意

福曰。吾聞使君遍求賢士。不遠千里而來。何故逐客也。玄德曰。汝初至此。不教吾躬行仁義。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。吾故逐之。福大咲。而謝曰。吾聞使君素有仁心。未能准信。故以此言試之耳。玄德起而謝曰。若論仁心。仁聞吾豈敢當。但欲恤軍愛民。恨未及也。顧先生教之。福曰。吾自穎上至此。聞新野之人歌曰。新野牧。劉皇叔。自到此。民豐足。此可見使君愛民惜物之驗也。玄德拜單福為軍師。調練

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昌常有取
荊州之意故差曹仁將李典并降將呂曠等
三萬兵屯樊城虎視荊襄就看動靜虛實以
為屏障此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目今劉備
兵屯新野招軍買馬積草聚糧有謀許昌之
心不可不早圖也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
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可取劉備之頭以獻
丞相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新野守界人
探知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

敵軍不可令人入境。先差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。以截來軍中路。差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。以斷來軍之後。使君引趙雲出兵中路相迎。擒將必矣。玄德大喜。先差關張二將去訖。然後與單福、趙雲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。行不數里。山後塵頭起處。呂曠、呂翔引五千軍來到。兩邊相迎。射住陣角。玄德出馬於門旗下。大呼曰。來者何人。敢犯吾境。呂曠曰。吾乃大將呂曠也。奉曹丞相命。特來擒汝。玄德曰。

吾有何罪。曠曰：汝乃反漢之賊，安得不擒之？
玄德大怒，使趙雲出馬。二將交戰，不數合，趙
雲一鎗，刺呂曠於馬下。呂翔引軍便走，行不
數里，路傍一軍突出，為首大將橫刀躍馬，乃
關雲長也。衝殺一陣，呂翔拆軍大半，奪路而
走。後面關公迤邐追襲，又行不到十數餘里，
一軍攔住去路。為首大將挺矛出馬，乃燕人
張益德也。飛直取呂翔，翔措手不及，被飛一
矛刺中，翻身落馬而死。餘皆奔走，被張飛手

下軍士。盡皆擒縛。投新野而來。玄德大喜。重待單福。擄賞三軍。却說敗軍回見曹仁。報說呂曠被趙雲殺之。呂翔被張飛殺之。其餘軍士盡被活捉。曹仁大驚。與李典商議。典曰。今二將欺敵而亡。只宜按兵不動。申報丞相。知會。可起大軍而來勦捕。此為上策。曹仁曰。不然。目今二將已亡。又拆許多人馬。量一新野小可之地。何必經由丞相割雞焉用牛刀。吾與汝擒劉備。典曰。劉備人傑也。不可輕視。仁

曰。汝怯也。典曰。兵法云。知己知彼。百戰百勝。某非怯戰。但恐不勝劉備也。仁怒曰。汝懷二心耶。典曰。自跟隨丞相。積有年矣。豈不知李典之心乎。仁曰。吾必欲生擒劉備也。典曰。將軍若去。某守樊城。仁曰。汝若不同去時。必有二心也。典驚懼。曹仁點起本部二萬五千餘軍。俱各披掛上馬。渡河投新野而來。畢竟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七終